



夏王朝迁都四川论



——三星堆文明的新解读之一

□郑贞富

核心提示

前不久,笔者随南方丝绸之路考察团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参观,对三星堆文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笔者认为,它既不是天外文明,也不是来自西方或土著的文明,而是直接来源于中原的夏文明,是夏王朝迁都四川后创造的。



三星堆绿松石铜牌 (三星堆博物馆供图)



二里头绿松石铜牌 (偃师市文物局供图)

二里头和三星堆

二里头,洛阳东郊一个看似普通的村庄,但这块土地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——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斟鄩(zhēn xūn)。

二里头遗址于1959年被发现,此后考古专家对它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,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、大型青铜冶铸作坊,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,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,证明了二里头是我国最早都城遗址,自夏代第三个王太康开始建设,至夏代最后一个王桀,一直以此为王都。

由于没有建立二里头博物馆,在二里头发现的大批国宝重器,并没有集中展示,它们分散在偃师商城博物馆等多处。假如我们在对二里头文物有全面的了解后,再走进三星堆博物馆,就会发现,很多文物不仅相似,而且简直可谓一模一样。

大型嵌绿松石器是二里头和三星堆的代表性器物。绿松石镶嵌铜兽面纹牌饰,二里头发现3件,这些铜牌上宽下窄、圆面束腰、弧面,整体呈盾牌状,两侧有圆鼻各二,表面用许多形状大小不同的绿松石片镶嵌成,兽面纹,选料及制作很精,图像甚美。三星堆也出土了3件。两者工艺相同,材质相同,构图也相似。

二里头和三星堆都出土了很多的玉器,如玉璋、玉刀等,两者形状、工艺、材质也相同。至于铜戈、铜簇及青铜盛器,两者之间也无区别。

正因为如此,广汉学者白剑在《华夏神都——全方位揭秘三星堆文明》一书中写道:“三星堆器物虽然‘突然出现’在三星堆第三期文化的遗址上,但在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上,并非首次出现。它们的前身和祖型都能在华夏文化遗址中找到。特别是能在中原找到它们的近祖文化,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从中原带入蜀地的。”

夏桀流亡于南巢

三星堆文明,是在夏朝灭亡后突然出现的,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历史联系呢?

夏朝的最后一个人国王夏桀在位期间,商部落在其首领成汤的领导下兴盛起来。成汤发动灭夏的战争,于公元前1600年打败夏桀,建立商朝。

但是,夏桀并未死,而是到了南巢。《尚书》载:“成汤放桀于南巢。”《竹书纪年》《淮南子》《帝王世纪》等文献说,夏桀带妻妾主动逃至南巢之山,即巢山。

这个“巢山”在哪里呢?在四川!这从南宋陆游的诗中可以找到答案。陆游曾任成都府安抚使参议等闲职,在成都7年,写下了《剑南诗稿》和《天彭牡丹记》。在《剑南诗稿》中,有五首关于巢山的诗,即《巢山》二首和《山居》三首。《山居》诗曰:“平生杜宇最相知,遣我巢山一段奇。”杜宇,为传说中的古蜀国国王,退而隐居西山。而陆游以杜宇自比,也在四川巢山修有山居。由于当时成都官员都在天彭(今成都彭州)有山居别业,因此,陆游山居的巢山也应在这里,这里与广汉三星堆甚近。彭州至广汉一带,正是“成汤放桀于南巢”之地。

那么,夏桀真的是孤身一人或者是带着几个妻妾去的吗?三星堆出土的国宝重器是他们带去的吗?请继续关注下期《夏王朝迁都四川论——三星堆文明的新解读之二》。

《正始石经》残碑： 刻录儒学经典内容 古时最高学府教材

本报记者 白云飞 见习记者 张宁 文/图



文物名称:《正始石经》
文物年代:曹魏
出土地点:伊滨区汉魏大学遗址

核心提示

在印刷术发明之前,文化传播主要靠手抄。为避免儒学经典传播差错,朝廷出资将经典著作刻于石碑之上,并公之于众。在洛阳博物馆里,珍藏着一块曹魏时期用三种字体,刻录有《春秋》和《尚书》等内容的《正始石经》残碑——它就是立于古代最高学府大学内的教科书,对研究古代教育和书法具有重要意义。



石经

残碑见证儒学薪火相传

清光绪年间,白马寺附近发现一些小块刻字的残石。残石上的字分别用古文、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。然而,这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重视。因为在古都洛阳,这种刻着字的石块数不胜数。

直到民国时期,伊滨区佃庄镇又出土了一块较大的石碑,上面也有古文、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,这才引起了金石学者的关注。

然而此时,古董商已先行购得石碑。为方便搬运,古董商将石碑从中一剖为二。后来,国民党政府设法将残碑收回,进行研究。当时,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参与其中。

据考证,这块残碑刻的是《尚书》《春秋》的内容。由于两者都是儒家的经籍,学者们一致断定这是一部石经,是立于汉魏时期洛阳大学讲堂的教科书。

专家介绍,石经前曾有无数儒生抄录学习,见证了儒学薪火相传和古代教育的发展。

三种字体研究价值极高

在古代,有文字可考的大规模官刻石经共有七部,依次为东汉的《熹平石经》、曹魏的《正始石经》、唐朝的《开成石经》、后蜀的《广政石经》、北宋的《嘉祐石经》、南宋的《绍兴石经》和清朝的《乾隆石经》。在这七部石经中,只有曹魏的《正始石经》是用古文、小篆、隶书三种字体刻制的,所以曹魏的《正始石经》又称《三体石经》。

王国维在《魏石经残石考》中记述,从字迹上看,石经并非一人所书,而是集体书写的,作者已经无从考证。至于为何石碑上会有三种文字,学界意见并不统一。王国维曾认为,东汉时,书籍很少,古文、隶书等字体均有使用,为了相互印证,曹魏统治者把三种字体都刻上,让所有学生都能看懂。

古文是先秦时期的古文字。专家认为,古文经辗转摹写和书刻,碑上的字形可能已经失真,但这部《正始石经》对研究经学和战国文字,仍有重要价值。

《正始石经》用三种字体刻录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这两部经书,总字数应有14万字左右。专家推测,《正始石经》和《熹平石经》年代相近,大小应该差不多。按照《熹平石经》每块石碑“高八尺,广四尺”的大小计算,《正始石经》可能用了28块石碑。

洛阳博物馆所藏的这块残碑,在伊滨区佃庄镇汉魏大学遗址出土后即被保存。碑表刻《尚书》,碑里刻《春秋》,研究价值不言而喻。

石破天惊三星堆

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郊的鸭子河畔,南距成都约40公里,北距德阳26公里,属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。由于其区域内3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而得名,这是一个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。

1929年春,当地农民燕道诚在挖水沟时,发现了一坑精美的古代玉器,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。1986年,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被发现,这两个共36立方米容积的土坑,盛装了800多件金、铜、玉、石、陶等造型独特、工艺精美的古代文物,显示出此地史前有着一个发达的文明。这些国宝重器的轰然面世,震惊了世界。英国《独立报》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“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”。

目前,在三星堆遗址处已建成遗址公园和三星堆博物馆。三星堆博物馆集中收藏和展示三星堆遗址及遗址内一、二号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、玉石器、金器以及陶器、骨器等千余件珍贵文物。

三星堆文明混为一谈,认为公元前2800年三星堆文明就已产生,比夏商文明要早得多。实际上,三星堆文明是指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的文化层,它与第一、二期没有继承关系,是商朝时期突然出现又消亡的文明。

世界上有许多发达的古代文明,如金字塔、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文化等。由于这些文明中的高科技技术,无法用当地的生产力水平解释,故一直被视为“世界之谜”。三星堆文明,也正是这样的“世界之谜”。关于这一段辉煌的文明,没有文字记载,仿佛从天而降,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再加上人们有意和无意的神化,于是“三星堆之谜”误解重重、迷雾重重。

三星堆的大误解

三星堆文化遗址和三星堆文明,并不是一个概念。

三星堆文化遗址是跨度时间较长的一个重叠性遗址区,起源于公元前2800年,终结于公元前800年。遗址共分四期,第一期和第二期,即从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左右,是比中原任何一种新石器文化类型都要落后的新石器文化,发现了粗糙的陶器和石器;第三期大致是从商代早期至武丁时期,是突然出现的青铜文明,古城和两个大型祭祀坑为主要遗迹;第四期是从商代晚期至公元前800年,这一时期是废墟期,城市和人口突然消失。

长期以来,很多人把三星堆文化遗址和

生活导报Life

服务电话: 63355541
63290586

您加油 我送报

免费赠阅 敬请索取

为倡导传统阅读回归,《河洛生活导报》为百万私家车量身打造的一份精粹阅读文摘周报——《洛阳加油》,已在我市【含九县(市)六区】各大加油站投放。

全民阅读 洛阳加油

2015年《河洛生活导报》大征订已全线启动,订报尊享多重大礼。